

自制语文课文集萃

目录

第一课 愤怒的葡萄（节选）

3

第一课 愤怒的葡萄（节选）

约翰·史坦贝克

地主们有时也到田上来，更多的时候，来的是地主的代理人。他们坐着门窗紧闭的小汽车来，用手指头摸摸干燥的土地，有时还用钻探机钻进地里去验验土质。那些门窗紧闭的小汽车顺着田野开来的时候，佃户们聚在烈日炙烤下的院子里，不自在地望着他们。最后，地主的人把车子开进院子来，坐在车上，从摇下的车窗里跟人谈话。佃户们在汽车旁边站一会儿，就蹲在地上，找些枝条来在尘土里比画。

女人们站在敞开的门里向外看，背后是孩子——脑袋尖瘦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一只光脚叠在另一只光脚上，扭着脚趾。女人和孩子们瞅着家里的男人跟地主的人谈话，默不作声。

地主的人有的很和气，因为他们憎恶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情；有

的很生气，因为他们并不愿意残忍；有的很冷酷，因为他们早就体会到人要是不冷酷，就做不了地主。他们全都被一种更大的东西控制住了。对于那些驱策着他们的算数，他们有人憎恶，有人害怕，也有人崇拜，因为那些算数可以让他们逃避思考，逃避感情。如果土地归什么银行或是什么公司所有，地主的人就说：“银行——或是公司——必须怎样——要想怎样——坚持要怎样——非怎样不可。”仿佛银行和公司是某种具有思想情感的怪物，已经把他们钳制住了似的。这些受钳制的人是不替银行和公司负任何责任的，因为他们是人，是奴隶，而银行既是机器，又是主人。为地主做事的人，给这种冷酷的、强横的主人做了奴隶，还觉得很得意。地主的人坐在汽车里，解释着：“你们知道，这土地不出庄稼。你们在这里苦干多久了，天知道的。”

蹲在地上的佃户们点点头，感到惶惑，在沙尘里比画着。是呀，他们知道，老天也知道。只要不起风沙就好了。只要这沙尘能定在地上，也许就不至于这么糟糕。

地主的人继续往下说，把话头往主题上转：“你们也知道，这地越来越糟了。你们知道棉花毁地，吸干了地里的血。”

蹲着的人点点头——他们知道，老天也知道。要是他们可以轮种^①，就能给土地补血。

总之，现在来不及了。地主的人搬出那比自己更强的怪物来，把怪物的想法和做法解释给他们听。人只要能吃饱，能缴足税，就有

^①〔轮种〕在同一块田上按顺序和时间间隔轮流种植不同类型的农作物，也叫“轮作”。轮种可以均衡利用土壤养分，改善土壤结构，减少病虫害，提高农作物产量和质量。

资格保住土地。而这是办得到的。

是的，这是办得到的——直到某一天收成坏了，他不得不向银行借钱。

但是，你要知道，银行和公司却不能这么来，因为它们不呼吸空气，也不吃烤土豆。它们呼吸的是利润，吃的是孳息。要是得不到，就会死去。正如你呼吸不到空气，吃不到饭就会死去一样。这很可悲，但事实便是如此。

蹲在地上的男人们抬起眼睛来，想理解这个问题。“让我们凑合着对付下去不行吗？明年也许是个丰年。天知道明年棉花的收成会有多么好。况且还有打不完的仗——天知道棉花的市价会涨到多么高。人家不是用棉花做炸药、做军装吗？只要老打仗，棉花的价钱就会涨上天。明年也许会这样吧。”他们以探询的眼色抬头望着。

这一层我们是不能指望的。银行——这怪物必须一直盈利。它不能等。它会死的。税是不能停的。要是这怪物无法增长，它就要死了。原地踏步也不行。

柔软的手指头开始轻敲着车窗的框子，粗硬的指头却紧捏着枝条，不自在地乱画。烈日炙烤下的佃户家，门口的女人叹叹气，把交叠的脚上下调换一下，扭着脚趾。一群狗走近地主的汽车去，嗅一嗅，在四个轮胎上一一撒了尿。鸡在阳光直射的沙尘里躺着，抖一抖身上的羽毛，仿佛要把尘抖起来，在沙里洗个澡。小猪圈里的猪吃着残剩的饲料，戒备地哼叫着。

蹲着的男人们又低下头来。“你们叫我们怎么办呢？收成我们不

能再少分了——我们都快要饿死了。孩子们老是吃不饱。我们浑身破破烂烂，穿不上衣服。如果不是左邻右舍都和我们一样，我们都不好意思去做礼拜了^①。”

最后，地主的人终于讲到了主题上。租佃制度再也行不通了。一个人开一台拖拉机能代替十二三户人家。只要付给他一些工资，就可以得到全部收成。“我们只得这么办了。我们并不喜欢这么办。但是那怪物病了。那怪物出了毛病，不这么办就不行。”

“但是你们老种棉花，会把土地毁掉的。”

“我们也知道。我们要趁这地还没有完蛋之前，赶快种出棉花来。然后我们就把地卖掉。东部有好多人家想买些地呢。”

佃户们惊恐地抬头望着。“可是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靠什么吃饭呢？”

“你们非离开这地方不可。拖拉机要开进这院子里来了。”

蹲着的男人们愤怒地站了起来。“从前，我们的爷爷把印第安人^②打死，赶跑印第安人，占了这片土地。我们的爸爸生在这里，清除了野草，消灭了蛇。后来遇到荒年，他只好借钱。接着是我们，我们出生了，就在这土地上，在这扇门里——我们的孩子也是在这儿出生的。然后我们又必须借钱。最后，土地归了银行，可是我们还留在这里，我们种出的东西，我们多少可以分一点儿吧。”

“这一切我们都知道。这并不是我们的问题，这是银行的问题。

^①〔礼拜〕基督教会组织生活的一部分，在星期天举行，因此星期天又称礼拜日。

^②〔印第安人〕欧洲殖民者对北美洲原住民的统称。

银行和人不一样。或者也可以说，有五万英亩地^③的地主，他也跟人不一样了。这就是怪物。”

“话倒是对的，”佃户们大声说，“可这究竟是我们的地呀。地是我们量出来的，也是我们开垦出来的。我们在这地上出生，在这地上卖命，在这地上死去。即使地不济事，究竟还是我们的。在这里生，在这里死，在这里干活——所以这块地应该算是我们的。土地的归属，应该以这些为凭据，而不是凭一张写着数字的文契。”

“对不起。这不怨我们，只怨那怪物。银行跟人是不同的。”

“对，但是银行究竟也是人开的呀。”

“不，那你就弄错了——大错特错了。银行跟人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东西。银行所做的事情，往往是银行里的人个个都讨厌的，但银行偏要这么做。银行这种东西是在人之上的，我告诉你吧，它是个怪物。人造出了银行，可人控制不住它。”

佃户们叫喊道：“为了这块地，爷爷消灭了印第安人，爸爸消灭了蛇。我们也许可以消灭银行——银行比印第安人和蛇都更可恶呢。我们为了保全我们的地，也许非起来斗争不可，像爸爸和爷爷那样干。”

于是地主的人动气了。“你们非走不可。”

“但是，这是我们的地呀，”佃户们叫喊道，“我们……”

“不，这地是归银行这怪物管理的。你们非走不可。”

^③〔英亩〕英制面积单位。一英亩约等于4047平方米。

“我们要像爷爷当初对付印第安人那样，拿起枪来。看你们怎么办！”

“哼——首先我们有警察，其次是军队。如果你们赖在这里，你们就是犯了盗窃罪，如果你们杀了人，还赖在这里，你们就成了杀人凶手。那怪物不是人，可是它却能叫人做它要的事。”

“可是如果我们离开这里，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呢？我们怎么去呢？我们没有钱呀。”

“对不起，”地主的人说道，“这种事，银行和五万英亩地的地主是不负责的。你们种的地并不是你们自己的。你们搬离了这地界，也许可以在秋天摘摘棉花。你们也许可以领些救济金来过活。你们为什么不往西部去，到加利福尼亚去呢？那边有工作，天气也不冷。嗨，你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一伸手就可以摘到橙子。经常有庄稼活给你们做。你们为什么不上那儿去呢？”说完，地主的人就开动汽车，一溜烟跑掉了。

佃户们又蹲在地上，用枝条拨弄着沙尘，想着心事。他们晒黑了的脸是阴沉的，太阳熬炼过的眼睛是发亮的。女人们从门口小心翼翼地移步到自己的男人身边，孩子们跟在女人们后面，小心翼翼地悄悄走着，打算跑开。年纪大些的男孩子蹲在他们的父亲身边，因为这么一来，他们就显得像大人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女人们问道：“他要怎么样？”

男人们抬起头来望了一会儿，眼中显出沉痛的神情。“我们要滚蛋了。他们要派拖拉机和管理员来。像工厂一样。”

“我们上哪儿去呢？”女人们问道。

“我们不知道！我们不知道！”

于是女人们一声不响地赶快回到屋里去，还搀着孩子们走在她们前面。她们知道，那么伤心烦恼的男人，就是对自己心爱的人，也是会发脾气的。所以她们便撇下了男人，让他们蹲在沙尘里盘算，想着心事。

佃农们环视着四周——看看十年前装置的那个抽水机，那上面有一个鹅颈形的把手，喷水管的嘴上有一些铁花；看一看那块杀过上千只鸡的砧板、放在棚舍里的手犁，还有棚舍梁上挂着的那个别致的摇篮。

屋子里，孩子们聚集在女人身边。“我们怎么办，妈？我们上哪儿去？”

女人们说：“我们还不知道。出去玩玩吧。可是不要走近爸爸身边。如果你们到他身边去，他也许要打你们。”女人们又继续工作了，可是她们却一直望着蹲在沙尘里想着心事、大伤脑筋的男人们。

几辆拖拉机从大路上开过来，开进了田野，它们是一些像虫子一般爬行的巨物，有惊人的气力。它们在地面上爬行，把履带滚下来，在地面上滚过，又把它卷上去。拖拉机停歇的时候，那上面的柴油机啪嗒啪嗒地响着；一开动，便轰隆轰隆地响，渐渐变成单调的吼声了。这些狮子鼻的怪物扬起沙尘，向沙尘里钻进去。它们一直越过原野，越过篱笆，越过家家户户门前的院子，沿着一条条的直线来回地闯过许多水沟。它们并不是在地面上跑，而是在自己的履

带上跑。它们完全不把高坡、低谷、水道、篱笆和房屋放在眼里。

坐在铁驾驶座上的那个人，看去并不像一个人。他戴着手套和护目镜，鼻子和嘴上套着橡皮制的防沙面具，他是那怪物的一部分，是一个坐着的机器人。汽缸的轰鸣声响彻了原野，与空气和大地合为一体，大地和空气都跟着颤动，发出低沉的声响。驾驶员控制不住它——它一直越过原野，划破十多个农庄，又一直来回转。只要拨动一下操纵杆，就可以改变拖拉机的方向，但是驾驶员的双手却不能随意拨动，因为造出拖拉机和派出拖拉机来的那个怪物仿佛控制了那双手，控制了他的脑子和筋肉，给他戴上了眼罩，套上了口罩——蒙住了他的心灵，堵住了他的嘴，掩盖了他的理智，制止了他的抗议。他看不见土地的真面目，嗅不出土地的真气息；他的两脚踏不到泥土，感觉不到大地的温暖和力量。他坐在铁驾驶座上，踏着铁踏板。他对自己扩张来的力量，既不会鼓舞，也不会遏制；既不会诅咒，也不会鼓励。因此他也无法鼓舞、鞭策、诅咒或是激励自己。他对土地既不熟悉，也没有所有权，既不信赖，也无所求。如果撒下的种子没有发芽，那也不相干；如果长出来的幼芽在大旱天枯萎了，或是在大雨里淹死了，那也与驾驶员不相干——正如与拖拉机不相关一样。

驾驶员并不比银行更爱土地。他尽可以夸赞拖拉机——赞美它那机器制成的表面，它那雄伟的力量，汽缸震耳的吼声，但是这究竟不是他的拖拉机。拖拉机后边滚着亮晃晃的圆盘耙，用锋刃划开土地——这不像耕作，倒像施外科手术。一排圆盘耙把土划开，掀到右边，另一排圆盘耙又把土划开，掀到左边，圆盘耙的锋刃都被掀开的泥土擦得亮亮的。圆盘耙后面拖着的铁齿耙又把小小的泥块划开，

把土均匀地铺平。耙后是长形的播种机——在车间里铸造的十二根弯曲的铁管，由齿轮推动着，按部就班地在土里插进抽出，毫无激情。驾驶员坐在铁驾驶座上，看着自己无意划出的那些直线，感到得意，看着非他所有、非他所爱的拖拉机，也感到得意，看着那股自己不能控制的力量，也感到得意。庄稼生长起来和收割的时候，没有人用手指头捏碎一撮泥土，让土屑从他的指头当中漏下去。没有人接触种子，或是渴望它成长起来。人们吃着并非他们种植的东西，大家跟面包都没什么关系了。土地在铁机器底下受苦受难，在机器底下渐渐死去。因为既没有人爱它，也没有人恨它；没有谁为它祈祷，也没有谁诅咒它。

中午，拖拉机驾驶员在一家佃户近旁停下来一会儿，打开他的午餐——一个蜡纸包着的三明治：白面包夹着酸黄瓜、乳酪和午餐肉；还有一块烙着商标的馅饼，瞧着像发动机上的零件。他毫无滋味地吃着。还没有搬走的佃户们出来看他，他摘下护目镜和橡皮面具，眼睛周围留着一道白圈儿，鼻子和嘴的周围也留着一个大白圈儿，人家就趁这时候以好奇的神情望着他。拖拉机的排气管咄嗒咄嗒地继续响着，因为燃料价格低廉，与其重新烘热柴油机的管口，使它开动，还不如让它一直转着。好奇的孩子们紧紧地聚拢来，这些衣衫褴褛的小孩一面瞧着，一面吃着烤面饼。他们饥渴地看着他揭开三明治的包装纸，因饥饿而异常灵敏的鼻子嗅到了酸黄瓜、乳酪和午餐肉的气味。他们没有对驾驶员讲话，只望着他的手把食物送到嘴里去。他们没有看他咀嚼，他们的眼睛紧盯着那只拿三明治的手。过了一会儿，离不了这地方的佃户走出来，蹲在拖拉机旁边的阴影里。

“原来是你，乔·戴维斯的儿子！”

“不错。”驾驶员说。

“那你怎么还来干这种活计，跟自己人作对？”

“三块钱一天。东奔西跑找口饭吃，怎么也找不到，我受不了了。我还有老婆孩子，人得吃饭啊。三块钱一天，到手日结。”

“这倒是对的。”佃户说，“可是为了你一天拿三块钱，二十户人家就要没饭吃了；为了你一天拿三块钱，上百人就得流落街头了。是不是这么回事？”

驾驶员说道：“这事没法多想。我得顾自己的孩子。三块钱一天，到手日结。时代变了，先生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如今没个一万几千亩地，没一台拖拉机，就没法靠种地过活。庄稼地，我们这些人受用不起了，配不上了。你造不了汽车，又不是电话公司，光乱嚷嚷是不行的。唉，现在种庄稼也是这样，简直没办法。要不你也想想办法，到什么地方去赚一天三块钱吧，这是唯一的办法了。”

佃户思量着：“这事情想来也真是奇怪。一个人如果有了一点小产业，那么这份资产就是他，是他的一部分，就像手脚一样。他有了田产，就能在田地上走，能在田地上劳作。收成不好的时候他发愁，雨下到地上的时候他就快活，那么这块田地就和他分不开。资产让他变得有本事了。即使他不是什么大人物，只要有这么一份资产，也是很有本事的。这是实话。”

佃户又继续思量下去：“可要是一个人看不见自己的资产，又没时间去亲自照料，也不在上面劳作——那么，人就成了资产。他没法

做自己想做的，想自己想要的。资产成了人的主宰，而且比他更强大。他自己却很渺小，也没有本事了。资产才是真本事——他成了资产的奴仆了。这也是实话。”

驾驶员使劲嚼着那块烙了商标的馅饼，抛掉硬皮。“时代变了，知道吗？你转那种念头是养不活儿女的。快去挣一天三块钱，养活孩子吧。你别管旁人的儿女，只顾自己的孩子就是了。你讲那一套道理，就算讲出花儿来，也挣不到一天三块钱。要是你除了一天三块钱之外，还转着别的念头，大老板们就不会给你一天三块钱。”

“为了你那三块钱，上百人要露宿街头了。我们有什么地方好去呢？”

“这倒提醒我了，”驾驶员说，“你最好马上搬出去。我吃完了饭，就要穿过你门前的院子了。”

“早上你把水井填掉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我得照直线开才行。我吃完了饭，就得穿过你门前的院子。得照直线开。你认识我老爹乔·戴维斯，我才对你说实话。我接到了命令，每到有人家不搬出的地方——如果我闯了祸，你知道吧，就是开得太近了，把屋子撞塌一点儿——那我还可以多得两块钱奖赏。要知道，我最小的孩子还没穿过鞋呢。”

“这房子可是我亲手盖的。你知不知道为盖这屋顶，我敲直了多少旧钉子。这椽子，是用钢丝捆在梁上的。这可是我的房子，我亲手盖的。你要撞倒它——我就从窗里拿枪打你。你敢开近了，我就像打兔子似的，一枪把你干掉。”

“这不是我的问题。我也没法子。如果我不这么办，我就要失业。你想啊——你打死了我又怎样呢？他们只会把你绞死。可还没等到你上绞架，就会有另一个开拖拉机的家伙，把这房子撞倒。你该打死的不是我。”

“这话有理。”佃户说，“是谁给你下的命令？我要把他找出来。应该杀了他才对。”

“你错了。他也是听银行的命令来的。银行告诉他：‘把那些人清出去，否则我们就把你清出去。’”

“那么，银行有行长，有董事会。我就拿一把来复枪^①，装好了弹药，闯进银行去。”

驾驶员说道：“我听人说，银行也是听东部发来的命令。那命令上说：‘赶紧叫这块地赚钱，否则我们就要叫你关门。’”

“这么说还有完没完了？我们到底该打死哪个人？不先把那个叫我饿死的人杀掉，我死也不瞑目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也许你开枪打死谁都不行。也许问题根本就不在人身。也许就像你说的，是资产在作怪。反正，我已经把我接到的命令告诉你了。”

“我得想一想。”佃户说，“我们得一起把这事理清楚。要阻止这件事，总有办法的。这不像打雷地震，这是人搞出来的祸事，这是可以改正过来的，天知道的。”

^①〔来复枪〕也叫线膛枪，指在枪管内壁刻有凹线（称为膛线）的枪械。膛线可以让子弹在枪管中产生旋转，使子弹出膛后飞行更稳定，提高射击精度和射程。

佃户坐在他的门口，驾驶员把机器弄得轰隆轰隆响了一阵，便开动了。拖拉机上的履带一起一落，一弯一直，铁耙梳理着土壤。播种机的铁杆插进地里。拖拉机划过门前的院子，于是，双脚踏实的地面变成了撒过种子的松土。拖拉机又从这里划过，不曾划过的空地只有十英尺^①宽了。于是他又开回来。钢铁的护板撞着了屋角，把墙撞倒。小屋整个一晃，便向旁边坍塌下去，像一只甲虫似的，被碾碎了。驾驶员戴着护目镜，鼻子和嘴上蒙着橡皮面具。拖拉机继续沿着直线划过去，空气和地面便随着它的轰隆声震荡着。佃户手里拿着来复枪，在它后面眼睁睁地看着。他老婆在他身边，老老实实的孩子们站在后面。大家眼巴巴地望着拖拉机开远了。

^①〔英尺〕英制长度单位。一英尺约等于0.305米。